

# 毛主席诗词注释 汇编

修

.4

3

著色參差比落葉松。

亂石如度門道底。空

仙人洞多限野鹿。

在衡陽。

元和九年九月  
王維書。

## 說　　明

我們怀着對我們最最敬愛的伟大導師、伟大領袖、伟大統帥、伟大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誠的革命激情，搜集和編印了《毛主席诗词注釋汇集》。但由于我們政治水平低，对汇集的一些注釋缺乏分析和研究，因此，恳切希望：

- 第一、只供同志們學習參考；
- 第二、解釋正確與否請自行核對和認真分辨；
- 第三、請勿外傳和公開引用；
- 第四、請對我們工作中的錯誤提出批評。

一九六七年八月

# 目 錄

毛主席对所作詩詞的批注.....	( 1 )
沁园春 长沙.....	( 6 )
菩薩蠻 黃鶴樓.....	( 14 )
西江月 井岡山.....	( 19 )
清平樂 蔣桂戰爭.....	( 23 )
采桑子 重陽.....	( 27 )
如夢令 元旦.....	( 32 )
減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	( 35 )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	( 39 )
漁家傲 反第一次大 “圍剿” .....	( 44 )
漁家傲 反第二次大 “圍剿” .....	( 51 )
菩薩蠻 大柏地.....	( 56 )
清平樂 會昌.....	( 60 )
憶秦娥 娄山關.....	( 66 )
十六字令三首.....	( 75 )
七律 長征.....	( 81 )
念奴嬌 昆侖.....	( 91 )
清平樂 六盤山.....	( 97 )
沁園春 雪.....	( 103 )
七律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 110 )
七律 和柳亞子先生.....	( 116 )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 125 )
浪淘沙 北戴河	( 130 )
水调歌头 游泳	( 135 )
蝶恋花 答李淑一	( 142 )
七律二首 送瘟神	( 154 )
七律 到韶山	( 169 )
七律 登庐山	( 174 )
七绝 为女民兵题照	( 180 )
七律 答友人	( 184 )
七绝 为李进同志题所画庐山仙人洞照	( 194 )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 198 )
卜算子 咏梅	( 203 )
七律 多云	( 211 )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 216 )

# 毛主席对所作詩詞的批注

我的几首詩发表以后，註家蜂起，全 是好心。一部分說对了，一部分說得不对，我有說明的責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廣州，見文物出版社九月刊本，天头甚寬，因而写了下面一些字，謝註家，兼謝讀者。

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修改他的《古小說鈎沉》后記中說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逞啖，予在廣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陸上的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須努力。港台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安得其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們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陣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試仿陸放翁曰：

人类今天上太空，但悲不見五洲同。

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毋忘告馬翁。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 《沁園春·長沙》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漲，几死者數，數人終於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詩，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击水三千里。”

## 《菩薩蠻·黃鶴樓》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春季。夏季八月七日，党的緊急會議，決定武裝鬥爭，从此找到了出路。

## 《清平樂·會昌》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首《清平樂》同前面那首《菩薩蠻》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情。

## 《憶秦娥·娄山关》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轉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 《清平乐·六盘山》

蒼龍：指蔣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时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蔣介石。

## 《念奴嬌·昆仑》

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記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实际。

## 《沁園春·雪》

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来的封建主

义的一个反动侧面。

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此，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咒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误的。

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的。

###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北京。

旧国之国：都城。不是Loho（国家），也不是Country（首都）。

###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乐奏：这里误置为“奏乐”，应改。

### 《水调歌头·游泳》

长沙水：民谣，常德山山有德，长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常德东，有个有名的“白沙井”。

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

都武昌，官僚、紳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悅，反对迁都，造出口号云：“宁飲揚州（建业）水，不食武昌魚”。那时的揚州人，心情如此，現在改变了。武昌魚是頗有味道的。

### 《蝶恋花·答李淑一》

蝶恋花：上下两韻不可改，只得任之。

沁园春  
長沙

一九二五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  
万山紅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  
舸爭流。鷺击长空，魚翔淺底，万类  
霜天竟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攜來百侶曾游。忆往  
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学少年，风華正  
茂；书生意气，揮斥方遒。指点江  
山，激揚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  
記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飛舟？

**时代背景：**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人民革命出現了新高潮，工人連續举行过海員罢工、鐵路罢工、开灤和焦作煤矿罢工、广州法租界沙面罢工。特別是到了一九二五年，更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現了震动中外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南方各省的农民也已經起来和正在起来。革命是一派大好形势，但是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拒不

接受毛主席的建議，坚持右傾投降路線，錯誤地认为中国目前既然是資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革命就应由資产阶级来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毛主席同这种錯誤路線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写出这首詞，表达自己的感情。

## 注 解：

这首詞的开头，毛主席用如椽的大笔为我们繪出一幅气魄宏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图画。你看在主席笔下的秋天多么壮丽，多么富有詩意。湘江滾滾北去，对面的岳麓山一层层树林叶子經霜以后，已經紅似二月的花朵。在碧綠澄清的湘江上无数船只在爭着行驶。空中雄鷹展翅飞翔，水里魚儿快活地漫游。但是主席从来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借景写情。整个詩的意境正是象征着一九二五年前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革命形勢这样好，人民紛紛起来，党的領導就是关键問題了，但是陈独秀却放棄領導。这里主席借着对宇宙的发問，这蒼茫的大地，誰是它的主宰？提出这个問題。

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就心怀天下，决心为拯救苦难的中华民族献身。他刻苦鍛炼，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进行不倦的斗争。这里主席用回忆的手法，写出他和他的少年伙伴不平常的斗争岁月，写出一些富有革命朝气的革命小将，对現實深感不满，用激烈的文字抨击当时的社會，把那些达官貴人，軍閥官僚看得如同糞土一样。这群革命青年当时非常喜欢到这一带游泳，所以毛主席在这里用“曾記否……”句來遙問，但是这句话不仅仅是简单地回忆，而同时又是贊美这些革命少年不畏风浪，“到中流击水”，在大风大浪中勇敢前进。

面对着前怕狼后怕虎的胆小如鼠的右傾机会主义者，毛主席自然联想起当年那些革命少年勇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并希望

現在这种精神能得到发揚。

(沁园春)

詞牌名。詞牌是詞調的名称。每一个詞調都有固定的字数、韻数以及平仄格式。沁(音欵)园，是东汉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后来被外戚竇宪仗势夺取。相传本詞牌即由此得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 正是凉秋时节，一个人站在“橘子洲”头(即“水陆洲”)，湘江的水滾滾向北流去。

△ 說“独立寒秋”，不是說在那里就沒有别的游人，而是說跟同志不在一块。象杜甫《遣怀》說：“乱离朋友尽，……独在天一隅。”这个独字也是对朋友而說的。而那里正是詩人“攜来百侣曾游”的地方，現在旧地重游，自然会想起当年的“同学少年”。所以这个“独立”，正跟后半闋的“百侣曾游”相映衬，前后两半闋的开头就这样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

(按：詞有单調，有双調。单調不分段。双調分为两段，前段叫做前闋，或上闋、上片，后段称为后闋，或下闋、下片。也有把前段称为前(上)半闋、把后段称为后(下)半闋的。闋，音确，是曲終的意思。)

△ 如果仅从两段的联系上看出“独立”的綫索作用，如果“独”仅只当作“一个人”来理解，那就降低了这一詞語运用的深沉的蘊涵。“独”在这里并非只是单独的意思，主要的乃是一种卓然特立的意味。古代典籍中用“独”，特別是用“独立”一語时，大都具此感情。象《易》：“君子以独立不惧”，《楚辭》：“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柳宗元《籠鷹詞》：“独立四顾时激昂”，

乃至于汉乐府中的“絕世而独立”，等等，都表現着不同凡俗的英雄气概。（《江淮学刊》一九六三年六期）

〔看万山紅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 △ 看，眼前的秋色多么令人陶醉：千山万山（岳麓山）一片紅紅的顏色，一层层經霜的树林，叶子紅似二月的花朵；秋天的江水碧綠澄彻，成百条的大船爭着在江上行驶。
- △ 从江边遙望山上，重重迭迭的树林随着山势一层层高上去，所以說“层林”。漫江就是滿江。舸（音葛），大船。揚雄《方言》卷九：“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 △ 仰望雄鹰正展翅向万里长空搏击；俯看浅水底下，鱼儿在随意游动。在这大好的秋天里，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各得其乐，一派生机，看誰比誰更自由自在。
- △ 击，搏击，形容鹰飞的迅捷矫健。翔，本指鳥的盘旋，这里用来形容鱼游的活跃。“浅”是清莹澄彻的意思。由于水清，所以觉得浅，并不是真浅。“竞自由”，有自由生活須由竞争取得的意思。

〔怅寥廓，问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 △ 詩人惆怅地对着广闊的宇宙发問道：这个蒼茫大地的一切升沉得失究竟是誰主宰的呢？……大地自然是應該由革命的人民来主宰的，那才无愧于“江山如此多娇”。可是在当时，人民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这就是詞中所以感叹发問的原因吧。
- △ 沉浮，比喻人的失意和得志。这里指人民的命运。

“悵”不是真的惆悵，“問”不是真問，只是說得含蓄一些，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已經溢于言表。（《語文学习讲座》二十四輯）

△ 作者由自然界的“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景象，联想到人类社会，联想到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大地。既然宇宙万类都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获得生存的自由，那么，人类社会呢？中国社会呢？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呢？又当如何？因此，詞中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就不是古代詩人那种“天問”式的探索，就不是某种虛无飘渺的“哲学意味”。这是起而斗争的号召，这是敢于革命的呼声。这是說，飢寒交迫的奴隶要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这是說，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要起来“主沉浮”。〔按：×××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的文章中也有“惆悵地想到一个哲学意义的問題：試問一下蒼蒼茫茫的大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这千类万汇，誰是它們的主使者呢？的話。以后自己修改了这个說法。〕

### [攜来百侶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对着眼前的景物，不禁回首当年。若干年的时光逝水般地流去了。那是怎样沸腾着的不平常的一些岁月呵！那时候，曾经和很多同学成群结队地来这里玩过。……

△ 詩人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肄业，常常跟同学在橘子洲一带游覽或游泳，所以說“攜来百侶曾游。”百侶指很多伴侣，也即是很多同志。峥嵘，本是形容山的高峻，具有不平常的意思，这里指不平常的斗争生活。稠，本是多和密的意思，这里含有丰富的意义。

##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 △ 恰，恰值、正当的意思。杜甫《秋兴》：“同学少年皆不贱。”毛主席早年的革命同志绝大多数都是第一师范的同学，其中包括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烈士——一些坚贞的、卓越的、不朽的战士。他们当时正在青春年少，一个个风度翩翩，才华喷溢。
- △ “风华正茂”，正富有风采和才华，茂是富有的意思。

## [书生意气，挥斥方道。]

- △ 挥斥犹奔放，《庄子·田子方》：“挥斥八极。”奔放到极远的地方。遒，尽，极点。这里指同学们的意气奔放正达到极点。

##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 △ 指点犹批评。江山指国家。激扬，激浊扬清。他们评论国事，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激浊扬清即反对坏的表扬好的。“粪土当年万户侯”，把当时反动的军阀看得跟粪土一般。
- △ 宋林正大《沁园春》云：“万世清风更激扬。”“激扬”等于说“扇扬”“宣扬”。这里的“激扬文字”，也就是以文字宣扬革命的意思。万户侯，汉制：列侯，大者食邑万户。万户侯就是食邑万户的侯。《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万户侯岂足道哉！”这里的“万户侯”是借用，指当时先后盘踞湖南的反动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之流（也可扩大指当时中国的一切军阀）。

##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 △ 作者接下去向他的老同学遥遥地亲切发问：还记不记

得？当我们游泳江中，奋力击水，激起的浪涛几乎把身旁飞一般前进的船只阻住了。……“中流击水”并不仅仅是写青年人玩水的兴趣，此中活现出大风暴里海燕们的慷慨意气、英武精神。

△ 这实际上是鼓励同志們在革命的困难关头，要敢于斗争，要象当年在湘江中游泳那样，敢于在时代的洪流中掀起滔天的波涛。

△ 語意双关。从回忆旧游來說，这是描写船到中流的时候，大家用力划船，飞奔地前进，浪头虽大，也阻挡不了飞舟的前进。但是，毛主席在这里显然讲的是革命斗争，浪头比喻反革命的恶势力，而飞舟比喻革命力量。

△ 大意是：这里的“中流击水”，就是把祖逖“击楫中流”的典故灵活地运用了。“击楫”就是划船，“击水”也应指在“飞舟”上用桨拍水，而不是指在游泳中用手打水。屈原的《涉江》有“齐吴榜以击汰”，苏东坡的《赤壁賦》有“击空明兮泝流光”，“汰”和“空明”都指的是水，也是用桨拍。如果说成游泳时用手击水“激起的浪涛几乎把身旁飞一般前进的船只阻住了”，与生活实际究竟距离太远，不好理解。××同志看作是“写青年玩水的兴趣”，不但离开了題旨，而且走失了詩味；又联系到高尔基的大风暴里的海燕，似有点找“寄托”，找“影射”，故求高深了。查对历史，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間，毛主席在长沙曾經組織青年同乐会，每逢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地方聚会，研究學問，討論国事，寻找正确的革命途径。毛主席的老同学周世釗同志在《湘江的怒吼》一文中，对此曾作了較詳細的記載，其中有一段是：“中秋的夜晚他們十多人